

李長吉歌詩

李長吉詩編稽唐宋兩史藝文志及鄭氏通志略皆曰李賀集後人
不欲指斥其名而依其所居之地以名之改題曰昌谷今稱李長吉
歌詩從吳西泉本及杜樊川序也按昌谷在洛陽地誌多失載詩中
原註謂昌谷與女几山嶺坂相承山即蘭香神女上昇處其谷東有
隋之福昌宮焉按其地皆在今河南宜陽縣中宜陽于唐宋時爲福
昌縣故王氏困學紀聞謂昌谷在河南福昌縣二鄉東張文潛有春
遊昌谷訪長吉故居詩及福昌懷古一章專指長吉宅而言皆灼然
可據註者數家俱略而不考或且因詩中有隴西長吉之辭遂妄擬
以爲地在隴西謬解紛如反爲疣贅又樊川序中反覆稱美喻其佳
處凡九則後之解者祇拾其鯨呿鱉擲牛鬼蛇神虛荒誕幻之一則
以爲端緒煩辭巧說差爽尤多余集所見諸家箋註刪去浮蔓而錄
其確切者間以鄙意辨析其間有竟不可解者多因字畫訛舛難可
意揣寧缺無鑿期于不失原詩本來面目勿令後之觀者因箋釋之
不明而反墮冥冥雲霧中也長吉下筆務爲勁拔不屑作經人道過
語然其源實出自楚騷步趨于漢魏古樂府朱子論詩謂長吉較怪
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夫太白之詩世以爲飄逸長吉之詩世以爲
奇險是以宋人有仙才鬼才之目而朱子願謂其與太白相去不過
些子間蓋會意于比興風雅之微而不賞其彫章刻句之跡所謂得
其精而遺其蘊者耶人能體朱子之說以探求長吉詩中之微意而
以解楚辭漢魏古樂府之解以解之其于六義之旨庶幾有合所謂
鯨呿鱉擲牛鬼蛇神者又何足以駭夫觀聽哉

乾隆二十五年冬至後七日西泠王琦琢崖氏記于平安里居之寶
笏樓

李長吉歌詩 考

評註諸家姓氏爵里考

劉辰翁字孟會號須溪廬陵人少登陸象山之門景定壬戌以太學生廷試對策忤買似道抑置丙第後以薦除太學博士不起有李長吉詩評

吳正子字西泉時代爵里未詳有長吉詩箋註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明嘉靖中以諸生入總督胡宗憲幕府有昌谷詩註

董懋策爵里未詳有昌谷詩註合徐註刊之

曾益字謙甫山陰人有昌谷詩註李維楨王熙任皆為作序蓋其同時人也

余光字希之蕭田人明崇禎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有昌谷詩註于明文選本見李君世熊一序言李賀死九百六十年希之以神筆靈風鼓二氣而兩活之矣其註釋之數明及爾來之多年終未克觀者買得徐董合解刻本有墨筆鈔其註于上下空白間者然每首不詳數句亦有全首不註疑是標餘之本非全註也其書後為友人借閱遂失去

姚佳字仙期一云山期號辱巷又號石耳山人秀水人明末時客居

吳下與復社諸名士會中有昌谷詩箋○外有邱象升字瞻邱象隨字季陳懷字素陳開先字梅楊妍字士吳甫字杜六人之辯註孫枝貞字物人陝西二原人康張恂字樵蔣文運字元胡廷佐字張星

謝起秀字實朱潮遠月七人之評合刊之總號昌谷集句解

定本

姚文燮字經三號蘘湖桐城人順治己亥進士官建寧同知有昌谷

詩註多以史事釋之所謂借古人以成一家言者至其當處不可易

也書之上方附蔣楚珍金壇人翰林補陳二如齋桐城人錢飲光初

秉鑑字幼光後更名周玉璣蘇州黃秋涵吳炎牧蔣潛伯諸君評語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澄之字飲光桐城人

李長吉歌詩目錄

首卷

- 李長吉歌詩序杜牧
- 李長吉小傳李商隱
- 書李賀小傳後陸龜蒙
- 讀李賀歌集詩僧齊己
- 讀李長吉集詩李綱
- 觀明發畫李賀高軒過圖詩僧道潛
- 李賀晚歸圖詩徐夙
- 事紀十一則
- 一卷
- 李憑箏篋引
- 還自會稽歌并序
- 示弟
- 同沈驢馬賦得御溝水
- 七夕
- 送沈亞之歌并序
- 追和柳惲
- 貴公子夜闌曲
- 大堤曲
- 蘇小小墓
- 唐兒歌
- 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并開月
- 天上謠
- 秋來
- 秦王飲酒
- 李夫人
- 走馬引
- 冬日有懷李賀詩戴叔倫
- 福昌懷古詩張耒
- 長歌哀李長吉荆經
- 李賀醉吟圖詩劉因
- 詩評三十二則
- 殘絲曲
- 出城寄權璩楊敬之
- 竹
- 始為奉禮憶昌谷山居
- 過華清宮
- 詠懷二首
- 春坊正字劍子歌
- 雁門太守行
- 蜀國絃
- 夢天
- 綠章封事
- 浩歌
- 帝子歌
- 洛姝真珠

湘妃

南園十三首

- 二卷
- 金銅仙人辭漢歌并序
- 黃頭郎
- 申胡子顰黛歌并序
- 傷心行
- 黃家洞
- 南山田中行
- 酒罷張大徹索贈詩時張初效潞幕
- 羅浮山人與葛篇
- 宮娃歌
- 勉愛行二首送小季之廬山
- 長歌續短歌
- 昌谷北園新筍四首
- 感蠶五首
- 三卷
- 追和何謝銅雀妓
- 酬答二首
- 謝秀才寄妾綺練改從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感憶坐人製詩嘲諷賀復繼四首
- 巴童答
- 出城
- 將發
- 潞州張大宅病酒遇江使寄上十四兄
- 難忘曲
- 夜欽朝眠曲
- 古悠悠行
- 馬詩二十三首
- 老夫採玉歌
- 湖中曲
- 屏風曲
- 黃主征行樂
- 仁和里雜序皇甫湜
- 堂堂
- 致酒行
- 公莫舞歌并序
- 惱公
- 三月過行宮
- 送秦光祿北征
- 畫角東城
- 昌谷讀書示巴童
- 代崔家送客
- 莫種樹
- 追賦畫江潭苑四首
- 賈公閣賈塔曲
- 王濟墓下作

客遊

崇義里滯雨

馮小憐

贈陳商

釣魚詩

奉和二兄罷使遣馬歸延州

答贈

題趙生壁

感春

仙人

河陽歌

花遊曲 并序

春畫

安樂宮

蝴蝶舞

梁公子

牡丹種曲

後園擊并歌

開愁歌

秦宮詩 并序

古鄴城童子諳效王粲刺曹操

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房中思

石城曉

苦畫短

章和二年中

春歸昌谷

昌谷詩

銅駝悲

自昌谷到洛後門

七月一日曉入太行山

秋涼詩寄正字十二兒

四卷

艾如張

上雲樂

摩多樓子

猛虎行

日出行

苦筮調笑引

拂舞歌辭

夜坐吟

箏篋引

巫山高

平城下

江南弄

榮華樂

相勸酒

瑤華樂

北中寒

梁臺古愁

公無出門

神絃曲

神絃

神絃別曲

綠水詞

沙路曲

上之回

高軒過

貝宮夫人

蘭香神女廟

送韋仁實兄弟入關

洛陽城外別皇甫湜

溪晚涼

官不來題皇甫湜先輩廳

長平箭頭歌

江樓曲

塞下曲

染絲上春機

五粒小松歌 并序

塘上行

呂將軍歌

休洗紅

野歌

將進酒

美人梳頭歌

月澗漉篇

京城

官街鼓

許公子鄭姬歌

新夏歌

題歸夢

經沙苑

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

外集

南園

假龍吟歌

感諷六首

莫愁曲

夜來樂

嘲雪

春懷引

白虎行

有所思

嘲少年

高平縣東私路

神仙曲

龍夜吟

崑崙使者

漢唐姬飲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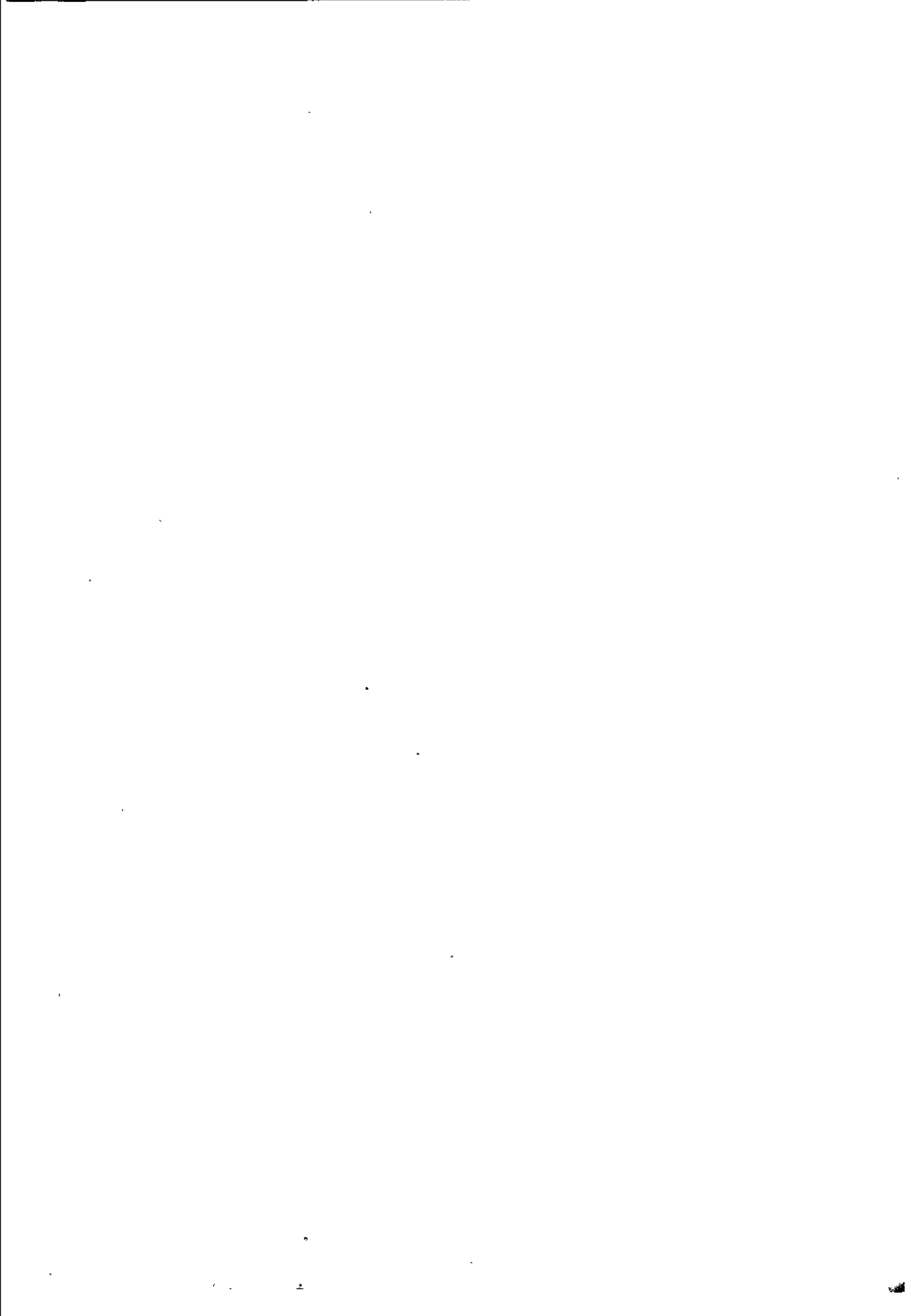
聽穎師彈琴歌

藤谷

以上原本終
別書探出二首附後

靜女春暉曲

少年樂



李長吉歌詩首卷

錢塘 王琦琢崖編輯

李長吉歌詩敘

杜牧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誠書者牧曰必有異亟取
 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
 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雜為
 四編凡二百三十三首今本昌谷集只四卷疑即沈氏所得雜為四
 編之本也其詩實出昌谷後村作昌谷集題跋曰樂府
 格調次者無真難辨陳之惠可知矣劉後村作昌谷集題跋曰樂府
 惟李賀最工登籍王建章皆出其下然全集不過一小冊世傳賀中
 表有妙賀才名者按其集題中故傳于世者少予意不然天地
 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乎使賀集不遺乃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
 本之精華類賀手自詒擇者耳鍾伯敬作李長吉詩辨曰杜牧李長
 吉散友也散長吉詩曰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凡二百三十
 三首今二百三十三首具在則長吉詩無遺者矣其遺者非遠也皆
 賀所不欲存者也而李藩者乃從賀外兄搜其遺者且恨其以風怨
 賀等者皆于心的有所憾而于世一無所與者乎夫以寸心知況如
 而于世無所與之人死而後其友之知我者以詩詩止于二百三十
 三者則此外皆其所不欲存者矣夫乃不底以長長吉詩而必欲窮
 傳其所不欲存者其夫無識者之禍人詩也然則投賀詩與恨其投
 者其為庸人無識則同要其得投賀中則長吉之幸而二百三十三
 首傳于世而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為也若長吉者
 已所不欲存則無一字之亡者皆長吉文章之神之所為也若長吉者
 確後不似未見杜序而神解暗合伯敬則全本之杜序然以杜為長
 吉散友誤矣又賀將卒時以平生所著歌詩授沈子期今讀其文似
 以歌詩授之杜者則亦未嘗細檢杜序有所謂賀其相者
 數伯今世所傳者本有二百十九篇者有二百四十二篇者與序中
 所載之數不合恐亦不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
 復得寐即閱理篋快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
 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然無有忘棄者不覺
 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仰問嘗恨想其人詠味其言止矣
 子厚于我與我為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故其夕不果
 以書道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前讓居數日牧深惟
 公曰公于詩為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敘賀不讓
 必不能當公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敘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

李長吉歌詩 首卷

慢我牧因不敢復辭勉為賀敘終甚慚賀唐皇諸孫字長吉元和中

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
 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
 馬不足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
 也荒國廢殿梗莽邱壘不足為其怨悵愁也鯨吸鰲擲牛鬼蛇神
 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憾怨
 刺對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得無有是賀能探
 尋前事所以深嘆恨古今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
 肩吾宮體諸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
 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其
 子賀覽李賀歌詩集其地才奇險難然其無理未敢言于時
 後于奇章集中見杜紫微牧言長吉若使稍加以理即奴僕命騷
 可也其如通論也賀死後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為其敘看長吉詩
 若符不相遠也賀死後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為其敘看長吉詩
 年長吉猶無知己也杜牧之鄭重為序首取二三長詩而止於是知
 故亦未嘗讀也即讀亦未知也後二載詩無道長吉者矣謂其
 理不及騷也亦未必知騷也騷之荒忽則雖之矣更欲僕騷亦非
 也千年長吉于南知之耳詩之難讀如此而作者之憂心何也又曰
 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人情而聽者感焉是為難者眼前語人
 意則不待長吉能之此長吉所以自成一家其按類錄二說蓋欲
 翻杜序中語耳杜于全集中特提出二詩是謂其能按類錄二說蓋欲
 今未嘗經道者上下文意顯然未嘗提出二詩是謂其能按類錄二說蓋欲
 以為首取一詩理而止而唯其未嘗讀長吉詩者乎抑猶與未能
 細讀故之序至二詩理而止而唯其未嘗讀長吉詩者乎抑猶與未能
 是何等語耶其言實屬云妙處不必可解試問作詩至不可解妙
 在何處觀古今才人理外者乎抑猶與未能細讀故之序至二詩理而
 可解者乎抑猶與未能細讀故之序至二詩理而止而唯其未嘗讀長
 詩語疑後人正復不少而自附于長吉之知已認矣宋潘景承嘗
 評曰詩評詩如解人語然不能了了可謂知言世之耳食者其奇
 解詞人出如前人之筆不惟不敢異同又從而附述之是不可不以不
 也辨

李長吉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敘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
 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
 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參元楊敬之權璩崔植輩為密每旦日出

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爾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時忽畫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歎下榻叩頭言阿長吉字諱阿長吉字諱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焯焯有煙氣聞行車嗚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圃宮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采愈此世者何獨眷眷于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即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時二十七位不過奉禮太常時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書李賀小傳後

陸龜蒙

玉溪生傳李賀云長吉常時旦日出遊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暮歸足成其文余為兒時在溧陽聞白頭書佐言孟東野貞元中以前秀才家貧受溧陽尉濠陽昔為平陵縣南五里有投金灘瀨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周千餘步基趾破甃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勢甚盛率多大櫟合數十抱葉條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沮洳深處可活魚鱉輩大抵幽遠岑寂氣候古澹可喜除里民樵蕘外無入者東野得之忘歸或比日或聞日乘驢領小吏經蕪投金渚一往至得隆大櫟隱巖篠坐于積水之旁吟到

日西還爾後袞袞去曹務多弛廢今禿禿下急不佳東野之為立白王府請以假尉代東野分其俸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吾聞淫敗漁者謂之暴天物天物既不可暴又可抉擿刻削露其情狀乎使自貶卯至于槁死不能隱伏天能不致罰耶長吉天東野窮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冬日有懷李賀長吉

戴叔倫

歲晚齋居寂情人動我思每因一樽酒重和百篇詩月冷猿啼慘天高雁去遲夜即流落久何日是歸期

讀李賀歌集

僧齊己

赤水無精華荆山亦枯槁玄珠與虹玉璨璨李賀抱清晨醉起臨春臺吳綾蜀錦胸襟開狂多兩手掀蓬萊珊瑚掇盡空土堆

福昌懷古

張耒

少年詞筆動時人未俗文章久失真獨愛詩篇超物象祇因山水與精神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成塵李賀

讀李長吉詩

李綱

長吉工樂府字字皆雕鍊騎驢適理外五藏應為愁得句乃足成還有理致不嘔心古錦囊絕筆白玉樓遺編尚如此嘆息空搔頭

長歌哀李長吉

郝經

元和比出屠龍客三斷韋編兩毛白黃塵草樹徒紛披幾人探得神仙格青衣小兒下玉京滿天星斗兩手摘胸中旁魄銀河湧驅出鱷鯨噴霜雪逸氣似與秋天香辭鋒忽劃青雲裂劃空一劍斷晴霓梁妖孽皆泣血上帝俄驚久不來恐向塵寰覆迷報赤虬嘶入造化窟千丈虹光透明月人間不復見奇才白玉樓頭耿光潔自此雄文價益高翠華灼紫霓我生不幸不同時安得橫橫濟清絕思君岳岳矯首立打破元關天地絕忽驚鳳為入寥廓恍惚渾疑見顏色

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為念既而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

解廣太平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為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子縉紳之間每加延

譽由此聲華籍甚時元相國稷年少以明經擢第亦工為什常願結

交賀一日執贄造門賀愧刺不蒼遽令僕者謂曰明經擢第何事來

看李賀相國無復致情慚憤而退其後自左拾遺制策登科目當要

路及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祖禰諱音不合應進士舉賀亦以輕薄為

時輩所排遂成餓餉文公惜其才為著諱辯錄明之然竟不成事

錄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為筆硯

之舊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得其所為亦見

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為改正李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

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小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

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于溷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

賀篇什流傳者少幽閑

有人謁李賀見其久而不言吐地者三俄而文成三篇文章嗾喉仙

雜

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為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兩話

進士李為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花草蜂蝶

之間二子竟不遠大文字之作可以定相命之優劣矣兩話

李益長于歌詩德宗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元載

李賀樂府數十首流播管絃李益與賀齊名每一篇出樂人輒以重

賂購之樂府稱爲二李李益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才子時有遺賢不露

一命于聖明沒作千年之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

陸龜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遵博錫平曾買為劉稚珪羅鄴方

千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詞偏在詞人之口啣冤抱恨竟為冥

路之塵伏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勅獎莊而令中書門下

詳酌處分容齋

詩評三十一則

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文獻

人言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不然太白天仙之詞長吉鬼仙之詞耳浪

太白仙才長吉鬼才然仙詩鬼詩皆不堪多見多見則仙亦使人不

敬鬼亦使人不驚李太白詩

張碧貞元中人自序其詩云碧嘗讀李長吉集謂春折紅翠開開整

戶其奇峭者不可攻也及覽李太白辭天與俱高青且無際觸觸巨

海瀾濤怒翻則觀長吉之篇若陟嵩之巔視諸阜者耶唐詩

李賀較怪得些子不如太白自在又曰賀詩巧朱子

李賀有太白之語而無太白之才太白以意為主而失于少文賀以

詞為主而失于少理戴東堂

張為作詩人主客圖序以孟雲卿為高古與逸主上入室韋應物入

室李賀杜牧李餘劉猛李涉胡幽正升堂李觀賈馳李宜古曹鄴劉

駕孟遲及門陳潤韋楚老○飛香走紅滿天春李賀酒酣喝月使倒

行蘇王飲蹄天磨刀割紫雲蘇石魂蘇石右張為取作主客圖唐詩

元和歌詩之威張王樂府尚矣韓愈李賀文體不同皆有氣骨退之

等作前賢稱之詳矣若長吉者天縱奇才驚邁時輩所得離絕凡近

遠去筆墨哇呼使假之以年少加以理其格律豈止是哉唐詩

大曆以後吾所深取者李長吉柳子厚劉言史權德輿李涉李益耳

○玉川之怪長吉之魂魄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滄浪

李長吉玉川子詩皆出于離騷未可以立談判也滄浪

或問陸放翁曰李賀樂府極古今之工具眼或未許之何也放翁曰

賀詞如百家錦納五色眩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千用無有也予謂賀詩妙在與其次在韻逸若但舉其五色眩耀是以兒童才藻目之豈直無補已乎趙官光

大曆以後解樂府遺法者惟李賀一人設色穠妙而詞旨多寓篇外刻于撰語渾于用意中唐樂府人稱張王視此當有奴即之隔耳○譚友夏云詩家變化感唐已極後又欲別出頭地自不得無東野長

吉一派手翻黃雁翁詩評李長吉如武帝食露盤無補多愁詩人李長吉語奇而入怪周紫芝古今諸家樂府序

篇章以平夷恬淡為上怪險穠越為下如李長吉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謂施諸廊廟則駭矣此語未盡然雁門悲壯銅仙詞怨黃家詞賈主征行足垂勸誠亦平雅夷雅之一也

昔人謂詩能窮人或謂非止窮人有時而殺人蓋雕琢肝腸已乖衛生之術嘲弄萬象亦豈造物之所樂哉唐李賀本朝刑居實之不壽殆以此也周益公平

李長吉詩字字句句欲傳世顧過于劇鉢無天真自然之趣通篇讀之有山節藻梲無梁棟知非大廈也○李賀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詩話

鍾伯敬稱長吉刻削處不留元氣自非壽相此評極妙譚友夏謂從漢魏以上來謬以千里詩辨長吉好以險字作勢然如漢武秦王驪不得直是荆軻一片心原自

渾老雅李賀雁門太守行首句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據言謂賀以詩卷謁韓退之韓善臥方倦欲使閩人辭之聞其詩卷首乃雁門太守行讀而奇之乃束帶出見宋王介甫云此兒誤矣方黑雲

壓城時豈有向日之甲光也或問此詩韓王二公去取不同誰是子

曰宋老頭巾不知詩凡兵圍城必有怪雲變氣昔人賦鴻門有東龍白日西龍雨之句解此意矣予在漢值安鳳之變居圍城中見日暈兩重黑雲如蛟在其側始信賀之詩善狀物也楊升菴

李賀金銅仙人歌魏官牽車指千里牽與輕相近車軸相關而行也世多不識此字濶作牽牛之牽詩林猶能存此字形而本集中反多謬矣雅

李長吉有羅浮山人詩云欲剪湘中一尺天吳娥莫道吳刀澀正用老杜題王宰書山水圖歌為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之句長吉非蹈襲人後者疑亦偶同不失為好語也蘆筆

王右丞詩楊花惹暮春李長吉詩古竹老梢惹碧雲溫庭筠曉香惹夢鶯驚錦線光憲六宮眉黛惹春愁用意字凡四皆絕妙楊升菴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給使君須吾有取焉韓愈

李長吉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為歐陽文忠所稱然不迨長吉之語許彦周王直方詩話云李賀高軒過詩中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之句子每為之擊節此詩人之所以多窮也蘆筆

李長吉詩作不經人道語然繡幕圍春風古樂府中全句也蘆筆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子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為剽竊

漁陽世目李長吉為鬼才夫陶通明博極羣書取一事之不知曰與為頑仙寧為才鬼然則鬼才豈易言哉長吉名由韓昌黎起司空表聖評昌黎詩驅駕氣勢若掀雷挾電撐決天地之垠而長吉務去陳言頗

似之譬之草木臭味也由其極思苦吟別無他嗜阿婆所謂嘔心乃己是以隻字片語必新奇若古人所未經道而實皆有據案有原委古意鬱津其間其茂蕃富其裁鑿當其結構密其鍛鍊工其丰神

超其骨力健典實不浮整蔚有序雖詰屈幽奧意緒可尋要以自成
 長吉一家言而已杜樊川序謂駭之苗裔令未死且加以理可奴僕
 命騷未為不知長吉亦未為深知長吉詩有別才不必盡出于理請
 就駭論朱子以屈原行過中庸辭旨流于跌宕怪神怨激發不可
 為訓林應辰則以詞哀痛而意宏放與寄高遠如崑崙閩風西海陸
 皇之類類莊氏寓言劉舍人指其詭異語怪狹荒淫四事異乎經
 典而自有合乎風雅者駭語絕窮微極命庶物力奪天巧渾成無跡
 長吉則鋒穎太露蹊徑易見調高而不能下氣峻而不能平是于騷
 特長擬議未臻變化安得奴僕騷也傳稱其細瘦通眉長指爪貌與
 人殊而諸樂府亦若九歌東皇太乙以至國殤禮魂諸體信乎其為
 鬼才矣或言元微之以詩謁長吉曰明經擢第何事來看微之怒以
 父諱事阻其進元韓同時是長吉前輩語或失真然以彼其才目賤
 中寧置微之屬者海內稱詩以元白為宗鄙俚枯淡雅弱穢雜會委
 巷歌謠之不如間好為長吉鬼語而不察長吉胸有萬卷書筆無半
 點塵奈何率爾信腕信口無所取裁妄自攀附猶依子假鬼面效鬼
 聲相戲相恐也終身論墮鬼趣才何有焉李維翰曰
 有明霞秀月之賞則必有崩雲湧雪之驚有練川楮陸之平則必有
 雁蕩龍門之怪有典謨訓誥之正則必有竹塲石鼓之奇有魯論孟
 子之顯則必有墨兵蒙寇之幻窮則必至于變通則適反其常此不
 易之理也唐以律取士猶今日之時文也人守其韻世工其體幾千
 一管之吹矣李賀以僻性高才均腸肝眼跳梁其間其最稱筆硯知
 者鏡深鑿隱之韓愈而所極藏棘視者明經中第之元稹也賀既吐
 空一世世亦以賀為蛇魅牛妖不欲盡掩其才而借父名以錮之蓋
 不待灑中之投而賀之傲忽毒人將姓氏不容人間世矣賀既孤憤
 不遇而所為嘔心之語日益高渺寓今託古比物徵事大約言悠悠
 之輩何至相嚇乃爾人命至促好景盡虛故以其哀激之思變為晦

澀之調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如此之類幽冷豁刻法當天乏顧
 其冥心千古涉目萬書嘆空繡閣擲地絕塵時而蛩吟時而鶯語時
 時而作霜鶴唳時而花肉媚眉時而冰車鐵馬時而寶鼎燭雲時而
 碧燄劃電阿閃片時不容方物其可解者抱獨知之契其不可解者
 甘澀世之悶即杜牧之踵接最密猶以為殊不能知也王恩任曰
 李賀所賦銅人銅臺銅駝梁畫憫興亡歎桑海如與今人語今事握
 手結胸愴淚漣漣而也賀亦尋常今之人耳千年心眼何為使賀獨有
 鬼名哉夫唐人以賀赴帝召共暮之為仙今年學士乃畏之為鬼
 以為仙則賀死而生以為鬼則賀生而死矣然則賀之死不在二十
 七年之後乃在二十七年之前也賀之死又不在借諱錮身投灑掩
 名之日而在千年來疑賀摘賀贊賀賀自以為知賀之人也劉會孟
 曰千年長吉予甫知之耳賀所長乃在理外如惠施堅白特以不近
 人情而聽者惑焉是為辨耳夫鬼亦人靈而已既以外理又不近人
 有物如是者奚但鬼而已哉雖然長吉不諱死亦自知其必復生唐
 人已暮之為仙矣賀自言則曰幾迴天上葬神仙又曰彭祖巫咸幾
 回死是謂仙亦必死也後人既畏之為鬼矣賀自言則曰秋墳鬼唱
 鮑家詩是謂鬼定不死也故生死非賀所欣戚也意賀所最不耐者
 此千年來擠賀於靈骨沈屯中非死非生若屬不與者終不能置眉
 吐舌嘆血雪腸于天日之前是賀所大苦也乎李維翰曰
 李長吉才人也其詩諸當與揚子雲之文諸同所命止一緒而百靈
 奔赴直欲窮人以所不能言并欲窮人以所不能解當時嘔出心肝
 已令同儕辟易乃不知己者動斥之以鬼長吉掉不受也長吉詩總
 成其為才人耳儻得末年而老其才以暢其識與學之所極當必有
 大過人者不儘以才人終矣方煥勳曰
 嘗讀韓愈三上宰相書為之感憤流連土何不幸而生元和之時哉
 李賀既於騰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辯可謂愛賀矣然騰者百而愛者

一是愛不勝讎也古今仇才者首上官子蘭而成屈子以千古未有之難驅則愛者且千萬人讎何傷賀才學驅者也而處時不同德宗猜忌用人不信宰相憲宗英主也裴度爲相嘗賀七歲愈與皇甫湜深器之及愈爲御史在貞元十九年而賀年二十有三矣數上封事何難一薦之度而考之史卒無聞焉或曰中原時嘗用兵無事儒生而叔文之黨方錮天下賢士大夫不使登進即愈之身一貶陽山再貶潮州窮之不已何暇爲賀速後爲彰義行軍司馬用其文而已而賀適以是年死豈不悲哉或又曰賀之阨于讎宜也屈子悼宗國之亡其憂大故其辭蹙賀當平世何至哀憤楚激嘔心作詭譎之辭以致忘者投詩溷廁斯已過矣曰非也賀王孫也所憂宗國也和親之非也求仙之妄也藩鎮之專權也閹宦之典兵也朋黨之釁成而戎寇之禍結也以區區奉禮之孤忠上不能達之天子下不能告之羣臣惟崎嶇靡背託諸幽荒險澀諸詠庶幾後之知我者而世不察以爲神鬼悠謬不可知其言既無人爲之深譯而其心益無以自明不亦重可悲乎

宋陳昌言

世之昔於律才人與才人之昔于律世兩相厄也人文淪落之日處才難人文鼎盛之日處才尤難屈原賈誼才同而世不同世不同而處才之受困又同楚襄漢文殆猶霄壤離騷騷賦後先同悲然則才不問時代而所過皆窮天亦何必重生此才爲詩人困耶詩三百篇大抵不得志於時者之所作也詩亡而後春秋作孔子之不得志也以春秋續詩也屈賈輩以騷續詩是以詩續詩也是又以詩續春秋也其辭異其旨同也唐取士以詩是不欲詩亡也是將欲續春秋欲續騷也而唐之才人歷數百年爲特威終唐之世才最傑者稱兩王孫焉嗟乎唐之祖宗創制立法以網羅奇俊莫無一失其雲初秀出官爲舉世所推坐致通顯乃邀其福于祖宗者即厄其過于子孫吾何能不爲李白李賀惜唐才人皆詩而白與賀獨騷白近乎騷者

也賀則幽深詭譎較騷爲尤甚後之論定者以仙于白以鬼于賀吾又何能不爲賀惜白與賀俱不過而一時英賢蔚起泥者出其中愛者出其中卒至廢棄寢滅而以賀視白則白之處天寶也不較愈于賀之處元和哉白子至尊之前尙能眺曉驕橫微指隱擊一時宮禁欽仰亦足傾倒一世其擠之也不過一關人婦子耳乃賀以年少一出即擢塵網姓字不容人間其擠之也則皆當世人素焉賀之孤憤恨不即焚筆硯何心更事雕績以自喜乎且元和之朝外則藩鎮悖逆戎寇交訖內則八關十六子之徒肆志流毒爲禍不測上則有英武之君而又惑于神仙有志之士卽身膺朱紫亦且鬱鬱憂憤矧乎懷才兀處者乎賀不敢言又不能無言于是寓今托古比物徵事無一不爲世道人心慮其孤忠沉鬱之志又恨不伸紙疾書纏綿數萬言如翻江倒海一一指陳於萬乘之側而不止者無如其勢有所不能也故賀之爲詩其命辭命意命題皆深刻當世之弊切中當世之隱倘不深自毀晦則必至焚身斯愈推愈遠愈入愈曲愈微愈滅滅哀憤孤激之思千片章短什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不審所從來不已弄一世之奸雄才俊如蠶噴暗啞且令後世之非者是者惡者好者不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真心又安得其所爲是非好惡之敢心哉

朝文徵君

谷詩註序

昌谷生一十七歲然無年譜可考第按之杜牧之序則太和五年稱賀死後十有五年矣自太和五年溯之是賀卒于元和之十二年丁酉又自元和十二年溯之是賀生于建中之二年辛酉琦按長吉之七年辛未數至元和十二年丁酉恰二十七年年也若云生于建中二年辛酉多却十年矣歷德宗順宗憲宗三朝詩多感亂辭怨當世忌之者多故不敢自係以年且苦早卒又爲中表所啣以其詩投溷廁中即沈公子明所集四編亦皆散亂無次如高軒過一詩乃賀七歲時爲韓員外皇甫侍御過其家使賦者也而編之三卷中可知其卷帙之不足憑矣 詩至六朝以迄徐庾騷雅

漢魏浸失殆盡正始之音沒于淫哇識者傷之唐詩自開元天寶而
后愈趨卑弱元白才名相埒其詩爲天下傳誦當時號爲元和體人
競習之類多淺卒靡蕪而七言近體尤甚至問老嫗之可否于童子
博才子之聲譽于禁中賀心許之乎當元稹謁賀賀呵之曰明經中
第何用謁爲豈真薄其爲明經耶薄其競趨時名以此中第也故力
挽頽風不惟不知有開寶并不知有六朝而直使屈宋曹劉再生于
狂瀾之際斯集惟古體爲多其絕無七言近體者深以爾時之七言
近體爲不可救藥而姑置之不議論也夫以起衰八代之昌黎與皇
甫諸公儼然先輩乃獨降心于隴西一孺子則知昌谷起衰之功不
在昌黎下已 抱樸子曰懷莫逸之量者不矜風俗以立異至若立
異而使人斥爲神鬼也昌谷過矣雖然响屐石鼓音義井然世間安
得有奇卽有奇亦安得有不可解者余謂昌谷無奇處原無不可解
處第世人患耳食而胸無定識遂徇聲逐影究如夢中說夢終屬恍
惚晦菴先賢大儒也其註詩猶有議焉者謂其拘于鄭聲淫一語而
靜女子衿皆指爲淫焉毋惑乎世之註昌谷者拘于牛鬼蛇神一語而
直欲繪一獐獍幻怪之狀以爲昌谷也廬山真面目終不可見矣辨
雙註昌谷集
凡例三則

李長吉歌詩首卷

